

清晨，我又一次登上桐君山。伫立临江亭，俯瞰富春江。晨阳将宽阔的江面染成金色，光芒不时闪烁，大地与江流，此刻都似乎刚刚醒来。当央视《文化十分》栏目主持人的话筒伸向我的时候，我竟一时有些语塞。我知道，面对眼前宝石般的母亲河，我有千言万语要对它说。清晨的江雾，黄昏的归舟，江畔那熟悉的礁石，多少次映入我的眼帘，而对外人的不断惊叹，我甚至觉得有点大惊小怪——这就是富春江的日常啊。

江流看似寻常，为什么能成为无数文人巨擘的精神原乡呢？这么想来，面对镜头，我瞬间清醒了：富春江，是一条用诗歌与画卷开凿的精神之河。它自历史深处流淌而来，贯穿了中国文人的心灵史。它承载着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仕与隐、出与处、理想与现实、艺术与生命的全部思考与灵魂投射。

这一切，都要从“隐”这个字说起。桐君老人具体叫什么名字，无从可考，我在《桐树下的茅屋》中，将其命名为“迷穀”。其实，“迷穀”是一种特别的树木，其状如圆榫而具黑纹理，花朵鲜艳透亮。戴上这种“迷穀”花，脑子会异常清醒。前年，蒋子龙在写桐庐文章的时候，就用上了“迷穀”。我希望，这个名字越叫越响亮，知道的人越多越好。桐君，作为“中药鼻祖”，一定要有个体像的大名。

“迷穀”隐在桐君山，自然与“仕”无关。他治病救人，但正因为他的“隐”，才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在庄光到富春江边隐居以前，肯定还有数不清的人追着桐君的脚步来了，只是隐者无名罢了。

庄光来了。阳光晴好，春风骀荡。他往富春山上那块突出的大岩石上一坐，从从容容地挥起一根无弦的鱼竿，如姜太公那样钓鱼。富春江中的鱼有没有给庄光面子，我不清楚，但他此次垂钓，却闹出了大动静：汉光武帝刘秀正满世界找他呢。将庄光请来京城，刘秀要委他重任！朝廷三番两次请，庄光终于给了忘年交同学一点面子，总算收起鱼竿去了京城。两位好同学，抵足而眠，居然闹出个天文事件——客星压主星。庄光内心清楚得很，他不适合待在京城、待在都市。他在弄出了一系列大小事件后，勉强做了几天的官，终于又跑回了富春江边。只有此地，才是他的精神之乡。面对清澈的江流，心无旁骛。天高任鸟飞，那鸟，要飞也只是沿着富春江两岸飞行，青山绿水，田地广阔，人民安详；飞累了，就会回到富春山上，哪一棵大树都是自由栖息的好地方。

庄光后来变成严光、严子陵，这是他也不知道的事。我在那块突出的大石上也作过无限的遐想。多想想就明白了，严光的“不事王侯”，不仅仅是他的个人选择，他其实为我们树立了一种与权力结构保持距离的独立人格典范。他是古代隐士中，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。在我看来，姜太公们都算不上是真正的隐士，他们的“隐”，就如他们的“钓”，皆有目的。而文人们不惜光阴、跋山涉水来寻找严光，就是为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。中年李白来了，我判断，他彼时的状态应该是喝足了酒，而且手上还提着酒瓶，满脸的红光，精神亢奋。李白往那大石上一坐，眼前就浮现出了严光的身影，酒意随着诗意一起涌了上来：“永愿坐此石，长垂严陵钓！”

睦州的州府梅城，处在新安江、富春江与兰江的交汇处。从梅城到富春山，顺水而下，不会超过一个时辰。北宋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春，范仲淹被贬任睦州知州时，带着一身的病痛与极坏的心情。不过，富春江的山水，就是用来治疗范仲淹们的伤痛的——不仅能治物理上的疼，更能治心理上的痛。

范仲淹到睦州的第一件事，是赶着去祭祀严光。富春江，富春山，范仲淹在上任的路途中，已经作过无数次的想象。走仕途，大多数人希望顺风顺水，能碰上好时代、好上级、明君。每遇挫折，尤其是怀才不遇时，如此卖命，还不好好，士人就会自然想到严光——还真不如去隐了。范仲淹不是神，他遇挫折的时候，也多次想到严光，这回终于有了与严光面对面的机会。然而，当他走进严光祠堂看到那一副破败的景象时，心里却有点痛。偶像如此遭遇，不应该啊，实在不应该！他立即下令修缮，让它重放光芒，这是他作为州官的责任。

范仲淹在《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》（北宋时，睦州郡也称桐庐郡）中，写下如此的结尾：

仲淹来守是邦，始构堂而奠焉，乃复为其后者四家，以奉祠事。又从而歌曰：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

此记最精彩的，自然是16个字的结尾。它们就如富春江中碧绿的波澜，每次品读，都会泛起新的涟漪。

“云山苍苍”，是严光垂钓时青布袍染就的空阔而辽远的底色。“江水泱泱”，是严光拒绝荣华富贵时掀起的浩瀚水势——这让我想起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与青年的对话。东西方圣哲的脊梁，都撑起天地间的重量。

而“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，则又是一篇大文章。我一直以为，范仲淹笔下的“先生”，虽为严光而发，却已不单是“老师”之意，而是一种超越时代、垂范千古的精神风骨。他们矢志归隐，率真自然，比如不食周粟的伯夷、叔齐，比如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。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被称为“先生”的，配得上此誉的典范，

必然在人格、气节与思想上达到极高境界，影响力如山水般永恒流淌。我还以为，此“先生”还是范仲淹人格精神的鲜明写照。自然，他不会写自己，他是用言行证明了这伟大的8个字。真正的风骨，在山水之间——严光的钓竿就是笔，范仲淹的贬谪则是墨，他们共同写就了“使贪夫廉，懦夫立”的千年训诫。

今人常困于名利枷锁，却忘了严光的钓台早已给出了答案：云山会苍老，江水会干涸，唯有先生之风，能让每个普通人的灵魂长出青松的根系。

自范仲淹后，严光的钓台，就不纯粹是一处物理景观了。它成了著名的文化地标，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，一处士大夫“精神上的应急出口”。后世无数失意或者寻求超脱的文人到此，并非只为游览，而是想与先贤进行一场灵魂对话，为自己的心灵“充电”或者“校准”。

2 奔着心中的偶像严光来的，还有谢灵运。谢灵运对山水，爱到了骨子里。他登山饮酒赋诗，饮罢覆帽，那山就叫覆帽山。作为中国山水诗的开山始祖，他的足迹遍布浙东。他甚至组织人马，从他家的别墅始宁山庄开始，一路砍山伐树到临海，为的就是要看刻溪两岸的景色。他登天姥山创制的鞋子“谢公屐”，让李白“脚著谢公屐，身登青云梯”，做着美梦，一路追着。自然，他是不会错过富春山水的。那里隐居过的严光，同是会稽人，他必须去。而且，他去永嘉做太守，这富春江也是必经之路。这一下，就写了四首诗，主要吟唱富春江，写严子陵钓台。

现在我们来看他的名篇《七里滩》：
 羁心积秋晨，晨积展游眺。
 孤客伤逝湍，徒旅苦奔峭。
 石浅水潺湲，日落山照曜。

3 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，我又伫立富春江边。看母亲河，就是与它交流。我知道，母亲有很多故事要对她的孩子讲。母亲河用波澜说话，或者，用不断变幻的形体来告诉你它的故事。

定睛望去，宽阔的江面上，陡地出现了一粒小黑点。晨阳中，那粒黑点越来越

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晰。哦，原来是孤舟载着渔翁。这翁，不是富春江上的渔翁，却是一位常来江边活动的行者。江上还氤氲着淡淡的薄雾，白发白须白眉，此翁就近似成了仙翁。仙翁幼名陆坚，号大痴，大名黄公望，已经80多岁了。他的经历，他的传奇，与富春江边渔翁鱼篓子里的鱼一样多。

自黄公望被过继以后至50岁以前，一直运气欠佳。好不容易找了份“公务员”的工作，不料长官出事牵连入狱；而他正在服刑时，中断了几十年的科举考试又开始了。从监狱里出来的黄公望，已经知天命，再次求职不成，只有浪迹松江、杭州一带，以卖卜、卖画为生。

黄公望的中年，是山水与孤寂交织的狂歌。据明人李日华《六研斋笔记》等多部明笔记记载，黄公望曾经终日枯坐荒山乱石间。丛林深处掩映着他落寞的身影，无人能窥见其心。月夜泛舟，他棹孤舟出西郭门，循山而行，山尽处抵湖桥，以长绳系酒瓶于船尾，返舟时绳断，拊掌大笑，声震山谷。放浪形骸间，似与自然共醉。这些细节，勾勒出一个个愤世者的特立独行——山水是他的牢笼，也是救赎；无奈中透着钟情，孤寂里藏着狂傲。他以行为作画，在荒乱与清冷间，勾勒出中年心底的苍茫与炽热。

当理想和现实不断冲突，且被现实碰撞得头破血流时，一个聪明人，一定会找一种能让他心灵得到安顿和皈依的归宿。而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全真道，就深深吸引了黄公望。要让一个有着几十年为吏经历的人彻底转变思想，毫不犹豫地加入全真教，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，他必须看穿、看破。

着袍，冠巾，黄公望于是成了一峰道人。桐君、严光、范仲淹，他们与富春江已经融为一体，是双向成就。富春江也成就了黄公望，这同样是双向的。对黄公望来说，整条富春江，就是他笔下笔墨未干的一幅长卷。

黄公望晚年结庐富春江畔，江边的行走与写生是他的日常。背上的那一囊笔墨，鼓鼓的，有些杂乱。他会沿江岸缓步而行，走走停停，看山峦起伏如青黛泼洒，听江水低吟似古琴余韵。行至浅滩，他有时会蹲下身子，以枯笔皴擦石纹。偶遇风雨骤至，浪涛拍岸，他索性不跑，痴立不动，任凭湿发贴在额前，眼中却燃起一股炽热——眼前这些恰是天地间最生动的画卷，他要将它们一一融进笔墨中。这些步履与思绪，终于凝结成了《富春山居图》的苍茫。画卷中的一峰一石、一树一草，皆是他与江山的对话，萧散中藏着生命的旷达。

我观《富春山居图》时，曾无数次试图进入画卷中，却总感觉自己浅薄，无法真正到达黄公望的现场。但有一点我清楚，中国美术史的巅峰之作，肯定不是只靠写生而来，它一定靠精神。《富春山居图》是黄公望将毕生的阅历、道家的哲学思想，与富春江的魂魄融为一体的巨作。此图能成为“画中之兰亭”，不仅仅是因为描绘了富春山水，更是为广大士人构建了一个可游、可居、可思的理想精神家园。《富春山居图》的“山居”，其实是一种精神状态，是人的心灵在山水间的自由安顿，是“天人合一”境界最完美的视觉呈现。

4 喧嚣的时代中，富春江依然是我们寻找内心宁静、回归文化传统的一面镜子。富春江向每一个走近它的人发问：何为理想的生活？何处是精神的归宿？

这数十年来，我一直将富春江作为自己创作的一个重心——《水边的修辞》《富春江地理志》《昨非录》《烂漫长醉》，总字数超过百万字。我用脚步细细丈量，我用文字重构心中的富春江，显然是为了一种文化的接续。我终于确定了内心一直鼓荡着自己的动力，因为我是富春江的后裔。富春江是我的母亲，我愿意为之付出我所有的努力。

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一条江的伟大，形为次，质为上，精神内涵的丰富才是最重要的考量。桐君山、富春山，迷穀、严光、谢灵运、范仲淹、黄公望，他们与富春江相互守望。富春江的伟大，在于以永恒流淌的包容，接纳并塑造了中国文人多样的人格理想——既是进取者的壮行旅，也是失意者的解忧汤，更是隐居者的桃花源，是所有心灵追寻者的朝圣地。

风来了。富春江水奔流到海，而它精神的余波，在我们的心中荡漾不息。

富春江小三峡。上至建德的梅城，下到桐庐的芦茨埠，是百里富春江最优美灵秀的江段。

谢灵运显然心事重重，虽是贬谪，还是要赶路去赴任的。小船逆流慢行，秋日的早晨，这富春江的景色确实怡人。那满山红的枫叶，奔流的江水、陡峭的江岸，荒山野外，落叶纷纷，秋日里的禽鸟，叫声开始凄凉起来了。也有好心情，傍晚，船过江流平缓地段，清流中的石头都看得很清晰，水流也缓慢，那太阳落下去的柔光，照得满山生辉。贬谪的游子，触景伤怀，不过，他已经悟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微妙道理，根本不在乎别人如何看他。这严子陵，那《庄子·外物》中执大绳大钩用50头牛当钓饵在东海钓大鱼的任公子，都是他学习的榜样。确实，只要有安定的内心，就可以志存高远，此理古今都一样。

“石浅水潺湲，日落山照曜”，这“潺湲”用得多么妙呀，弄得后来的诗人留恋不已，频频援用。

唐开元十八年（730年）的秋季，秋风瑟瑟。不惑之年的孟浩然，刚刚经历了第一次科考的落第，开始了中年壮游。吴越的山水，虽然能抚平他的伤痛，但一个人的孤独，还是会带来不少的忧愁。此刻，建德江畔（新安江又称建德江），暮色如墨，孤舟泊在了江畔的一个小沙洲边。无限旷野，天低树高，碧江清冷，月亮冉冉升起，一切静谧。失意后的孤寂与自省，瞬间涌上了诗人的心头，为我们带来千年的愁绪：

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

科举受挫的举子，本来就是去山水间寻找精神慰藉的。诗人知道，严光的钓台就在这条江下游的不远处，明晨即去拜访。而此刻，只有异乡的月亮，成了他唯一的知己。他坐在船头，静静地望着明月，忽然明白，这月亮其实一直跟着自己，它就是故乡的明月。他想起了严光拒绝光武帝时的决绝，自己仕途虽冷落，富春山水却是可以取暖的。想到此，诗人不禁心中一暖。

富春江是一卷可以无限延长的诗稿。自然又要说回范仲淹。连头带尾算，范仲淹在桐庐郡只有10个月的时间，其中3个多月在南下的赴任途中。神奇的是，他在这期间创作了一生中近六分之一的诗歌。

《出守桐庐道中十绝》《新定感兴五首》《桐庐郡斋书事》《游乌龙山寺》《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》《江干闲望》等诗，都是他在桐庐郡的所思所感。当然，最著名的要数《萧洒桐庐郡十绝》了。不是一首，是十首，一咏再咏。青山、白云、流泉、竹林、绿波、江岸、人家，一个个影像，次第而来。

《萧洒桐庐郡十绝》，表面看是写桐庐郡的各种风情风物，其实是他内心的各种写照。我在罗佛溪边看山雾笼罩茶山时，突然懂了他那句“使君无一事，心共白云空”——这不是真的闲散，而是把人生困苦化作了清澈，就像严陵滩的江水洗去尘埃。他在被贬的逆境里，反而写出了“春山半是茶”的生机，就如我在一些古村落中经常见到的古樟一样，它们的根扎在深深的石缝间，枝叶却向着天空伸展。再三品味，范仲淹诗的妙处，就在“新雷惊笋”的矛盾中：雷声像要打碎什么，他却看到了唤醒的力量。

自谢灵运以富春江为课堂，开启了诗歌发现自然之美的历程后，富春江就成为历代诗人词人共同的创作母题。仅鼎盛的唐朝，孟浩然、李白、孟郊、权德舆、白居易、张祜、陆龟蒙、韦庄、皮日休等，包括曾在睦州做过官的刘长卿、杜牧、隐居桐庐的严维、贯休，还有桐庐籍诗人方干、徐凝等，他们在这个情感大容器中，储存了数千首诗。

诚如写下《与朱元思书》的南朝吴均所言，古往今来，富春山风，富春江水，治愈了无数焦虑的灵魂。且这种焦虑，经山水的浸染，大多都演变成了悦耳动听诗与文。望峰息心，窥谷忘返。面江，俯身，随手撩起一捧水，都是7000多首诗文碎句的清音。

3 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，我又伫立富春江边。看母亲河，就是与它交流。我知道，母亲有很多故事要对她的孩子讲。母亲河用波澜说话，或者，用不断变幻的形体来告诉你它的故事。

定睛望去，宽阔的江面上，陡地出现了一粒小黑点。晨阳中，那粒黑点越

